

人气作家
田小米
暖心之作



田小米
著
TIANXIAOMI

Yinwei Yizhi
一直

因为 一直 爱着你

多少美好的爱情
输给了轻率与任性？

期待 / 忐忑 / 纠结
坚定 / 甜蜜 / 争执 / 破碎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因为 一直 爱着你

田小米
——著
TIANXIAOMI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因为一直爱着你 / 田小米著. —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8

ISBN 978-7-5511-2064-7

I. ①因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9398号

书 名: 因为一直爱着你
著 者: 田小米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

特约编辑: 翠 菇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曾 珠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5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064-7

定 价: 2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前 奏	时间是条流淌的河 / 001
chapter 1	相遇是生活里的歌 / 005
chapter 2	重逢是遗忘里的坎 / 021
chapter 3	回忆是过往里的痕 / 037
chapter 4	忙碌是工作里的魂 / 055
chapter 5	纠缠是怨恨里的痛 / 077
chapter 6	执着是矛盾里的念 / 095
chapter 7	妥协是爱情里的蛊 / 113
chapter 8	两难是相爱里的债 / 131



chapter 9 重游是经历里的暖 / 151

chapter 10 误会青春里的错 / 167

chapter 11 要扶是深爱里的招 / 187

chapter 12 深情是渡劫里的符 / 209

chapter 13 幸福是珍惜里的花 / 227

chapter 14 相守是年华里的情 / 245

番外一 原来爱情是两个人的心甘情愿 / 265

番外二 原来爱情是两个人的惺惺相惜 / 275

前奏

\ 时间是条流淌的河 \



金色的阳光穿过银杏树的枝丫，细细碎碎地镀在那人身上。

他长身玉立逆着光影站在树下，脚下是大片银杏树叶铺就的金黄色地毯，厚厚的绵延至远方。

秋风起，树叶簌簌作响，一片一片，摇摇曳曳地坠落地面。他看着飘落的树叶，眼里不羁之色尽显，嘴角扯起一个弧度，弯出漫不经心的微笑。

“顾盼紫。”他顿了顿说，“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？”
是什么？

在那些青春肆意张扬的日子里，心田里缱绻的情感是什么？

时光兜转了岁月，年轮普度了光华，将生命中那些镌刻在心里的画面定格、封存。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出现，带出那以为忘记却依然拥有鲜活记忆的回忆。

古人们常说此去经年，说的是岁月流转，年华不再的伤感惆怅。

时间看似有情，却是这世间最无情的存在。正所谓人间别久不成悲。此时心中的悲伤膨胀，大约是因为离别的时间尚不够长吧。

又或者是，因为一直爱着你……

chapter 1 \ 相遇是生活里的歌 \



我试图张了张嘴，却发现喉咙干得根本发不出声音来。耳边持续的响铃声音，让意识渐渐清醒过来，又是一个梦，又梦见了那个人。

我伸手按灭了闹钟，睁开眼睛，白色的天花板映入眼中。意料之中的头痛欲裂，口干舌燥。昨天晚上一进屋，我倒头就睡，身上穿的还是昨天应酬时的小礼服，一身的酒味儿和烟味儿。

我下床找到包里的止痛药，就着冰箱里的矿泉水吃了下去。

洗完澡，头还是疼得跟要裂开似的，看来我强大的免疫力已经对这种止痛药免疫了。

换了衣服，办好退房手续，我搭电梯去地下车库拿车。

电梯门尚未关闭，自酒店的大门口走进来一批人，皆是衣着光鲜、干练才俊的模样，最耀眼的却只有走在中间的那个人。

他逆着阳光，光影明暗间，容颜晦暗不明。

我望过去，阳光在大堂的水晶吊灯下折射而来，只觉得刺目。

机械式的声音提示电梯正在下沉，我看到黄铜的电梯门上映着我素颜茫然的脸。



是他吗？那个曾经相知相许，如今只能在梦中幡然得见的
人。

每一次，我都忍不住问自己这个冒着傻气的问题。

却没有人给我答案，或许我根本已经不需要答案。

在时光流转的岁月长河中，这世上的萧郎多他一个不多，
怨妇少我一个也不少。

最好便是两不相逢，成天涯陌路人。

我是不愿意再见到他的，却总忍不住会想起他。

我的很多客户在酒桌上都喜欢说起当初年少轻狂时，即便是中年发福皱纹上脸，提起当年那段肆意飞扬、色彩浓烈的青春时光，脸上的光彩也是动人的，仿佛青春的花朵突破了年龄的厚土，在心间再次盛开。即便是追忆，也能够因为看到曾经的鲜活而幸福得开怀大笑。

而我，总是不愿意去回忆那段张扬的青春年华，因为那里满满的都是他。

在不经意间，回首彼岸，骤然发现光景绵长，却也不经回忆。

秋末时节，阳光暖暖，秋风干燥，吹得银杏落黄。

我喜欢这个以金黄色为主色调的季节。

周末路上的车不多，我开了车窗，吸一口凉凉的空气，人也清爽了几分。

大约是女人的方向感和预判能力确实有所欠缺，我开车一向不快，向来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的车不耐烦地冲我按喇叭竖中指，嫌弃我挡道碍事。今儿个也算是开了眼了，遇到个更小心的。前面那辆奥迪 A8 以新手的速度和老年人的反应，愣是用十分钟挪了两个街口。偏偏这条街还是单行道，以我的技术实在是没有什么把握能安全超车。

虽说老娘的时间不一定值钱，但也不是用来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吸尾气的。

我按了几下喇叭，做手势示意前面的车让我先过去。

无奈那司机根本当我是空气，依旧自顾自地以步行的速度开着A8自娱自乐。

这几年下来，我当初那点儿狗脾气和骄傲都被岁月给反复磨平了，圆滑和虚伪在这个时代不再是贬义词，只是生活的手段而已。但是前面的仁兄着实欺人太甚了，以他这个速度，我怕是要错过接瑄瑄的时间了。

于是，我一咬牙，转动方向盘，一脚油门，抱着让保险公司埋单的决心冲了过去。谁知那司机速度老龄化，反应倒是一点儿也不慢，车身一转就跟电影里的特技一般，堪堪地与我擦车而过。

我忍不住回头去看，驾驶座上是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，匆匆一瞥只看得出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，可气的是脸上竟然带着笑容，似乎还是冲我笑的。

年少时的那股狂傲劲儿蹿了出来，我左手伸出车窗冲身后竖起了中指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车开到大学城的时候，我放慢了车速，瑄瑄的幼儿园是寄宿制的，隶属于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。我当初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文化气氛和教学环境，搭着关系欠着人情才把瑄瑄送进去。

道路两旁是一棵棵高大的银杏树，一眼望去，满眼的黄色铺向天空。道路上也铺着厚厚的落叶，我仿佛可以听到车轮轧过树叶的清脆声音。

东京那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里也种满了银杏树，正门到安田讲堂的那条路每逢秋末都是铺着黄色的地毯，行色匆匆的学生踏叶而过，年龄各异的摄影爱好者架着相机流连其中，还有老人支着画架在画校园景色。一切都是那样宁静安详，却色彩丰富。

我弯腰拾起一片落叶，上面有个近似心形的洞。透过洞，我眯着眼睛去看身边的男生，他高大的身影沐浴在金色的阳光和金黄的银杏树下，更显挺拔，背后是百年历史沉淀的安田讲堂，典型的欧风建筑，透过暗红的砖瓦传递着历史的沉韵。

即便岁月模糊了我们当年的嬉笑怒骂，我依然记得那日的阳光也不如我的笑容灿烂。

只是，此去经年。



后面的车鸣了一声喇叭，我才发现自己的车速过慢挡人路了，索性把车停在路边，下车踩着落叶走过去。

细碎的阳光透过枝叶，微冷的北风吹着树叶，从树上坠落，
□ 随风飘落，在地上翻滚。

幼儿园门前已经停了不少车，家长们站在大门口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交谈。

幼儿园的铁门打开，一个个小人儿兴高采烈地从里面跑出来，就跟刚出笼子的小家雀一样，叽叽喳喳。

我一眼就看到了琯琯，穿着红色格子外套，戴着红色毛线帽子，衬得笑脸粉嘟嘟的，很可爱。

“琯琯。”我向她招手。

“妈妈。”她蹦蹦跳跳地跑过来。

我抱起她颠了颠，道：“琯琯又重了。”

她高兴地笑了：“琯琯长大了。”

“想不想妈妈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顾琯琯。”稚气的男孩声音响起。

琯琯立马从我身上跳下去，大人一般挺着胸膛说：“向岑荀。”

那个叫作向岑荀的男孩长得干干净净，穿着整齐，看得出家境和家教都不错。

“顾琯琯，我说的那个可好吃的日本料理，今天让我爸爸也带你去吃，好不好？”

琯琯和我年轻时候一样，一提起吃的两眼都冒光，她可怜兮兮地仰起头看着我。

我一直避免和幼儿园的家长有过多接触，就怕人家一家三口聚在一起，谁问出来一句“琯琯的爸爸在哪里”，让我无言以对。心里正合计着打算拒绝，就听向岑荀喊了声：“爸爸。”

一位高大的男人走过来，穿着浅色的格子衬衫，外面是件米色的羊毛衫，休闲式的西装长裤，一把抱起跑过去的向岑荀，亲了一口。

我心里立马给这个男人加了几分，走近了才看清楚，这孩子他爹长得还挺端正的。

长眉明目，鼻子挺立，凑在一起称得上俊朗，眉眼间是岁月沉淀的一份属于三十多岁男人特有的关于成熟的风情。

不知怎么的，我依稀觉得这男人有点儿眼熟，可是记忆中又明明没有见过他。难不成真像乔可说的，只要是帅男我都似曾相识？

男人微笑着伸出右手：“你好，向铭，荀荀的父亲。”

“你好，顾盼紫。”

琯琯不满意地撇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说是琯琯的妈妈？”

我怀疑幼儿园的语文课是不是教到了对仗，道：“因为妈妈不说叔叔也知道我是琯琯的妈妈。”

“那叔叔你知道吗？”

向铭低下身子说：“是的，叔叔知道。”说完，他抬起头来，恰好与我视线相交，眼神略带狡黠。

我正想喊琯琯回家，向岑荀就拉起琯琯的手，边走边说：“走吧，我爸爸请客吃大餐去。”

琯琯有了吃的就忘了娘了，五步之后才想起来回头冲我招手：“妈妈，快来啊。”

看着她的笑容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想要吃糖，妈妈却偏偏不让我吃时的辛酸。当年我立志等自己有了孩子，也不让她吃糖使劲儿折磨她发泄的愿望，却在身为人母时，在那种不可思议的母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向铭侧身做了个请的姿势：“顾小姐请。”

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。

“嘀”的一声，车灯闪了闪，向铭拉开后座让琯琯和向岑荀坐进去。我看到眼前的奥迪 A8，终于发现，原来我不是天生看帅哥都眼熟的，这不就是那位以老年速度爬行，被我竖中指的人吗？

等我看到车载香水旁放着的那副金丝边眼镜，我可以确定



不久之前，我确实向他展示了一下我的中指。

以向铭的速度应该被很多人竖过中指，他大约是不记得我了吧。比起被他认出来，我反而担心如果他开车，午饭会不会被错过，变成晚饭。

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让瑄瑄下车坐我的车，向铭已经拉开了副驾驶的门，冲我微微侧头。

“我来开吧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向铭眼中的讶然一闪而过。

我赶紧解释：“那个，我喜欢A8很久了，一直没机会摸摸，不知道向先生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？”

向铭一直认真地看着我，听我说话，此刻突然弯起嘴角给了我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。

看到我坐上驾驶座，向岑荀小朋友大惊小怪地叫道：“爸爸，你居然把老婆给别人开了。”

A8开起来也很顺手，虽说不如日产车稳定轻便，但也是物有所值的。开惯了日产车，此刻有种开越野的豪迈感觉。

正当我开得得心应手的时候，向铭轻轻地问了一句：“对了，你驾照带了吗？”

开车的人大概都会有个习惯，就是把驾照放在车上的储物格里不随身携带。

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故意的。

向铭倒也不掩饰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前面有交警，靠边停一下吧。”

于是我把“老婆”还给了他。

向铭戴上眼镜，仍是用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一脚油门，车以几倍于他先前龟速的速度窜了出去。

这家叫作“大江户物语”的日本料理算是城里最好的日本料理店，我曾在这里接待过客户，一位崇尚日本文化的地方干部。我跟他说了三个多小时的留学见闻，还有东京都、大阪府的人文轶事，喝了十多壶清酒，只字没提旅游合同的事。最后，我送他上出租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小顾，二十二个人，为